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耳如
宴
異
花
怨
音

增評加註金瓶紅樓夢

卷十
圖



賞中秋新詞
得佳
識



俏丫鬟抱屈
天風流



美優伶

新

詩
疎
如

月



薛文起悔
娶河東吼



賈逵
春誤嫁
中山狼



占旺
柳
四美
釣
游
魚



東嶽司
兩
番入家
塾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十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嫗嫗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再寫甄家抄沒。而此卷發端。正大虛境聯語。注釋。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真假往來是為理致。仍到此處。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李紈近日也覺清爽了些。七日來復。擁衾倚枕。坐在牀上。正欲人來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著。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恐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晌病著。那裏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乘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妝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臢。能著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裏去取。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

呢。尤氏笑道：「這何妨？說著一面洗臉，丫頭又只彎腰捧著臉盆。」李紈道：「怎麼這樣沒規矩？」

那丫頭趕著跪下。既以麵茶演戲，意又以淨面演潑汚而上下之介禮義之防，隱然言外，請問看官是大學否？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是書之不能不作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的事？竟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著死過去了？」

昨日之事抄沒之事也，由假而來，死過則生來，即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之義，是諷語，是微言，而口角逼青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了。昨夜之事，正因此二人

人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問得最妙，一切敗壞

別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媽媽身上不自在家裏，兩個女人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著老人家夜裏作伴。」大觀說沒此人可出

要回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安生以待，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歸理數李紈聽說，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看著李紈笑。

然有神情而兩笑字特重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著，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著，不能親自去看。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裏去看屋子。」

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以賊自認與探春等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雲歸於理此夢醒矣

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往那裏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裏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著，果然報雲姑娘

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裏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著，果然報雲姑娘

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的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

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迎不備人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

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起於他社散於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著，纔好。俗們倒

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飛鳥各投林，仍不脫舊金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肉

自殘作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裏來的晦氣，偏都碰著你姊妹的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

你趁熱火來了。刺金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了頭也不犯合你愾氣，卻是」

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妝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

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嚇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還」

頂著罪呢。不過背地裏說我些閑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聲情曲肖寶釵忙問：「因何又」

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昨夜事獨無寶釵正獨在寶釵也尤氏見探春已經說

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

不過他的。隨常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了頭病著，就打發人四下」

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嘆著他多事。尤氏李」

執道：「這倒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兒遮人眼目的事，誰不會做？且再點就是了。」尤氏」

李執皆默然無所答。一時了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

了李執，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

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心內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裏來的。可知鳳姐

妯娌兩個病著，今日怎麼樣。

方說真假抄沒便及，真假兩人皆大指點。

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了。賈母點頭歎

道：「僭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僭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經。」

圓滿功德天，心人事俱集於八月十五，四字是曰正經前後諸評盡之矣。

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在那裏好。只是園裏恐夜晚風涼。」

風涼二字，特題。

賈母

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

一部大觀虛清，長令人各自禦寒。

那裏正是賞月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

婦們擡過飯棹。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箸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

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

將演賞月必從賞飯起，而特提孝敬，乃一書作意也。其漸入蕭索已即從此處發端。

賈母說：「我吩

咐過幾次，蠲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

別的。那些麵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蔥醬醬來。」賈母笑道：「我倒也

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擱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

吃。探春又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

鳳之辣王之齋而為賈母所喜，此陰陽氣數不能禁止，可為長歎者也。故陪食必有琴探。

侍書忙去取了

碗箸。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

孝敬之物，而看

寫得絕倒。

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點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檯上。賈母

嘗了一點，便命將那幾樣著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什麼，自

然着人來要。

享政不享教，面演偏愛底注復機而不令再進廢孝廢敬罪歸史也。

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拏稀飯

來吃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

姐兒吃去又指著這一盤果子獨給平兒吃去。因鳳及平既寫史之偏心李鳳同病而二物不及賜則李又

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著侍費母漱口洗手畢費母便下地和王夫

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此乃當府復機故又及之費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重注費母見尤氏吃

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一語凄然今日添

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著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

六陽已盡王夫人忙回道這兩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歸之地這細米更艱難

所以都是可著吃的做費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來。實叙了義巧姐了義眾人都笑起來

鴛鴦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把三姑娘的飯拏來添上。何奇支絀由典入數寫來匪易而食之無餘必

從探春寫出甚言與利正以致敗也尤氏笑道我已穀了不用取去鴛鴦道你穀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

忙著取去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裏尤氏直陪費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費母說

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走至二門外上了車眾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

上牲口幾個媳婦帶著小了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著去了這裏送的頭們也

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大觀之抄因賭此而必提獅子即湘蓮所說之石獅子與春囊

正相激射財色變縮也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了頭銀蝶兒道。白蝶也紙灰飛作白蝴蝶此夢醒矣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

的又不知有幾個呢說著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環媳婦也都秉著羊角手

單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著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必用尤氏偷照所謂罪自外至

而巧字一提乃書之根

順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眾媳婦答應著。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

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只聽裏面稱

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頻聲整齊而大道寓焉原來賈珍近因居

喪。不得游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

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

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弄了鴿子。皆約定每日早飯

後時射鴿子。賈珍不使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鬪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

干遊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

鬪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裏的好廚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

就裏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誤了武也。當習況在武蔭之屬。遂也命寶玉賈環賈琮賈蘭

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著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此一段推原曲中世情。意暢詞圓。已足爽人心目。而橫插賈政一節。寫新字。寫各字。立失教誨。筆力轉不及賈

敬此春秋責備賢者也。尤令人可笑。令人可歎。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為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

酒東兒。以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月。月光景。竟一日一日的賭勝於射了。公然鬪葉擲骰

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

知一字。一字漸字也。而人皆不知。請問誰是一字者。近日邢夫人胞弟邢德全。五行生剋。無非刑德。因射及賭成。即以敬

必曰胞弟與邢也。地煙有分別。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

樂。這邢德全雖然係邢夫人的胞弟，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與傻大姐同一做合，開故評則開人以此名為易理不謬薛蟠早已出名的狀大爺。曰傻曰狀仍注係玉書主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

幾個又在當地大棧子上趕羊，裏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

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一撥一頓筆力千鈞而前話正是後語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

兩個陪酒的小公兒都打扮得粉妝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裏漸

漸的翻過來了，除了沖賬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

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裏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棹，賈珍陪著吃。薛蟠興

頭了，便樓著一個小公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杯，便

有些醉意，嚷著陪酒的小公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真是些沒

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

這樣三六九等的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眾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

不便言語，只抵著嘴兒微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很是。這個小狗攘的們都是這個

風俗兒。因笑道：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

著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著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

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便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

再醮。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兒說的。眾人都笑了。從尤氏眼中寫一這傻大爺掌不住

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兒的我這一腳

把你兩個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擡。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癡的

擎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裏。傻大舅哈哈大笑。着。一揚

脖子把一鍾酒都喝乾了。因搯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

寫傻字又是一副樣本令人叫絕何其才之無窮耶正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慍氣

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邢大舅歎道。就為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

的底裏。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村映

尤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家裏也很艱窘。你三姨兒

尚在家裏。映射尤二姐尤三姐一應用度。都是這裏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

不是要賈府裏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發我花了。無奈竟不能到手。你們就欺負我

沒錢。重明感應而三邪餘一則僅存上尤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勸解。外面尤氏等

聽得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裏老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

王仁亦到而太太居北院所謂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

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

明白。且告訴我們評理。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